

藝術下鄉中的知識份子、民眾參與和社會凝聚：

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的行動框架

5年來，只要每個周末的7點一到，耳邊好像都會自動響起熟悉的開場音樂、孩子們認真的倒數聲，以及巫婆千篇一律的開場白……。無論在多麼低落的情緒裡，都會知道這個周末，在這個島上至少有一個角落正燈光燦爛、笑聲四起的熱鬧著，雖是在遠方，但一如在眼前。——吳念真〈周末，在遠方的熱鬧〉

問題意識：藝術下鄉如何讓社會動起來？

孩子的第一哩路——First mile Kid's smile【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】	
行動目的	「就是表演團體下鄉演給小孩子看嘛！」(吳念真)
活動時間	2006年底—2011年底，共五年。
活動地點	走遍全台319個鄉鎮，免費演出381場兒童劇
參與人員	約八十萬人觀賞過，兩萬六千人與團體捐款
特點1	不申請政府經費補助，經費全由民間贊助，共募得2億多元。
特點2	認為「需要企業界的支持但更歡迎大眾的參與，不論款項、義工、當地的表演，大眾的參與筆龐大的捐款更有意義。」
特點3	以「去政治化」為政治目的，被定位為「文化運動」、「社會運動」、「文化行動」

為什麼有那麼多樣的社會力量（各領域的發起者背書、贊助的企業與公眾人物、自發募款的地方組織）匯集在紙風車的行動中？

為什麼要用「社會運動」定位自己？這個行動真的有「社會運動」的效果嗎？

以藝文改變社會：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的政治意涵與行動框架

「社會運動」：不只是抗爭，指向一種更寬闊的行動主義。

- 涉及群體的共同參與
- 採取體制外策略
- 以某一種價值作為導引

在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中，形塑一套新的文化價值、行動框架，並不只是希望文化成為動員的工具，文化改造本身就是運動的目標。這也是為什麼對於這個行動，文化面向的探討是重要的。



官網、部落格、出版的專刊與書籍上都放滿了充滿孩子笑容的相片

構框（framing）：社會運動的產生須倚靠建構新的意義、詮釋來改變既有的群體認知，構框就是泛指這種建立集體行動框架的過程。

構框的三個重要任務	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的行動框架
診斷框架 指認出事件或生活世界中的問題，並分析其原因。	1. 社會的泛政治化：台灣人凡事以政黨、族群作分割的思考邏輯，因而變得冷漠、不願意參與公共事務，什麼都等政府做。 2. 文化資源分配的城鄉差異
預測框架 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與策略。	設定出超越藍綠的更高價值（讓全台灣的孩子們都能看到高規格兒童劇），將民眾的注意力從政治轉移到其他事情（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），重新喚起民眾的熱情。
動機框架 提出行動的理由，招喚民眾參與。	讓全台灣的孩子們都能因為欣賞兒童劇而感到快樂、充滿笑容！激發創意、競爭力！

凝聚「心」故鄉：從「鄉」的三重意義衍伸出的雙層認同

運動框架是否能成功動員的關鍵，是行動框架是否能讓群眾感到共鳴（resonance），其判準包括框架與既有的價值觀是否能呼應？框架是否與人們對歷史事件的認知、個人的一般生活經驗有所連結？該框架的敘事模式是否貼近群眾所處文化的敘事模式？

在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的行動框架中，我認為有一個關鍵的元素被安排在幾乎所有的論述中，他的多重意義更達到讓框架跟群眾有更多共鳴的重要功能，這個元素就是「鄉」。

故鄉／家鄉	提出「心的故鄉」（出生、當兵、求學，或任何自己認同的地方）概念，轉化了參與者在參與、捐款時所認知的目標對象。使得地方組織以鄉鎮為中心的自發動員成為可能，也讓許多地方企業、企業主、公眾人物的認捐被放到「回饋鄉里」的脈絡下，凝聚「地方認同」。
偏鄉／鄉下	「偏鄉」、「鄉下」的孩子因為城鄉差距沒辦法欣賞「藝術」、處於弱勢地位，該意象與幫助弱勢、發揮愛心、慈善、公益具親近性。大企業、中產階級的認知會比較接近這一層意義。
鄉村／鄉土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● 「台灣性」是一種更開放解讀台灣認同的方式，與庶民、鄉土想像、在地、鄉鎮相連● 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生產文本與論述中的「台灣性」，例如：將紙風車的戶外展演與「野台戲」連結、在演出紀實中強調「台灣人」的熱情、人情味，使行動更容易引起民眾共鳴，也讓單純的「懷舊」在行動參與中轉化為「公民參與」的助力。● 實際的民眾參與、具「台灣性」的論述，讓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成為凝聚起多元行動者的中介。

真正的夢想家：從建國百年音樂劇《夢想家》對比出的藝術公共性

2011年底，紙風車即將完成319個鄉鎮演出之際，國慶音樂劇《夢想家》因耗資甚鉅，但招標過程疑似黑箱作業、經費使用不透明，且演出內容被批判藝術價值低，顯露出的意識形態有藝術為政治服務之嫌，因而引起藝文界與社會大眾撻伐。在媒體以及社會大眾於網路刻意將兩個活動拿來比較時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「去除政治化」、「由全民推動，為全民演出」的特色，在這個插曲中意外的被突顯。

結論與討論：我認為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提出的行動框架，不只是在闡明自己的定位或目的，更讓民眾在認識、參與的過程被影響，脫離政治對立的狹隘框架，重新看待參與公共事務的意義，並實際投入行動。這樣的效果，使「紙風車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」不再只是單純的藝文團隊鄉鎮巡演，更多了一份推進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意義。